

锦绣海南

韦公田洋

同题诗(63)

位于海口市龙泉镇新联村,绿野清塘交错排布,风光优美,富有诗意和历史传说。紧邻有海南水利活化石之称的新旧沟(岩塘陂和亭塘陂)。

唐代宰相韦执谊贬谪崖州期间居住在古称郑都的新联村,为灌溉田地滋养民生,他着手修筑住所附近的岩塘水利,哪知工程未完,就不幸病逝。历经宋明两代,其后人才按先辈遗志分别完成了岩塘陂和亭塘陂的修筑与引水灌溉工程。

由韦执谊及其后人开凿的水利工程,所灌溉着的广袤良田,也是一片美丽的湿地田野,被人们称作“韦公田洋”。

始建于唐的两塘陂,至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仍得以保存并滋养着羊山地区万亩良田。2019年10月,该水利工程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人们誉为海南“都江堰”。

如今新联村的自然村雅咏村,居民大多是韦执谊后人。该田洋及该村,也成为人们竞相观光探秘的“打卡点”。

海口缺水吗?羊山地区部分区域明显缺水。

狭义的羊山地区指秀英区的石山、永兴、东山、长流、西秀五个镇,火山石块特多,缺少土壤覆盖,干旱缺水,只长杂草灌木而难于生长乔木,似乎是“贫瘠”的代名词。广义的羊山地区还包括龙塘、龙泉、龙桥、铁桥、府城、遵谭、新坡、美安、东山、旧州等十多个乡镇,其中龙泉镇、龙桥镇和龙塘镇俗称“三龙”。

笔者在“三龙”却见江南水乡和鱼米之乡般的风光,未见“贫瘠”情形。何故?

羊山地区皆宜于养黑山羊。但在“三龙”,尤其新旧沟湿地一带,除养黑山羊外,还大量养鸭、养鹅和养鸡,而且稻田连片,田洋高低错落有致,几百只鸭子在田洋中嬉戏。今有如此美丽的田园风光和十分宜居之地,“三龙”人不忘古人韦执谊及其后人的功德。

唐朝宰相韦执谊上任不到1年,被降职为崖州司马,谪居海南却长达7年。

海口龙泉镇雅咏村东边不到1公里处,有个旧沟泉,旧沟泉的泉眼很多,自流量大,根据水文监测,每秒流量达482升,雨季则呈“奔涌”状,被视为“龙泉”,可若无水利设施储存和引导,便是白白流淌,暴殄天物,无法用于农田。还因地处低洼地带,每逢大雨,泉水与雨水皆难排出,反成祸害。

806年,韦执谊就地取材,用火山岩修建水利设施——岩塘陂(今称旧沟)。筹款,勘察地形,科学规划……韦执谊不辞辛劳,雇工开凿火山岩石,用石砌成堤岸,筑筑岩塘陂,并借鉴都江堰之法,科学引水、蓄水、排水和防洪,有效灌溉农田。

岩塘水利尚未全部建成,48岁的韦执谊病逝。宋代,韦执谊的一位八世孙韦魁才继续修筑完成。岩塘陂高约5.33米,宽约12.67米,长约667米,将岩塘水引入渠道,分南北两派流向,南派水灌溉稻、蔗、麻等农田;北派水灌溉沙塘、抱元、大小、隅都等农田,共数百顷。

到了明代,韦执谊的后人又在韦公洋的另一侧,即距岩塘陂约1公里处,修筑了亭塘陂,俗称新沟,引亭塘之水灌田,灌溉面积更为广阔。

岩塘陂和亭塘陂历经千年,仍在灌溉四周广袤农田,为后人带来绵延不绝的恩泽。

水利之光的千年传承,正是“三龙”区域并不缺水的奥秘。



韦公田洋: 海南“都江堰” 滋润千载之花

陈波来

发现火山山间的汨汨清泉
不难,但只有唐朝的韦执谊
率先垒石引流,要将
干涸的琼北变成万亩水田
史上贬谪的大员和牛人
不少

但只有韦执谊身后留下
这一处泽被千年的两陂
水利

清泉依然汨汨流淌,稻子
又一年金黄。谁的留影
浑浊

或者明晰,百姓心中有数
造福一方的人呐,要么
碑石上有名,祠堂里存像
要么一如眼前:山川
用雅咏村的好风水葬他
用至今说不尽的锦绣念
叨他

黄辛力

万里田洋微风拂面
田里稻浪轻扬
洋里绿水荡漾
风自千里之外而来
风自千年大唐而来

韦公官场失意而不失志
左手挽风右手引水
让坚硬的石头柔软
让天上的清泉驻留
在琼北苍白的土地上画出了
万亩田洋富丽

你把最后的身家付给了琼
北

他们欠你的
我们欠你的
欠了你一千多年

森森

夏天的风吹过韦公田洋的
时候

我恰好也来到
不过它特别的忙
到水田里,抚摸绿油油的
稻禾

或者去听,沟渠里潺潺流
水发出的轻喊
鸭子在鱼塘里追逐嬉戏
有农人在劳作,弯腰或抬
头

又岂止是这些
这么辽阔的田洋,拥有的
词汇太多了

物产丰富,形态多样
让走在高高阡陌上的我应
接不暇

我猜想,其实最惬意的
要算唐宰相韦执谊,他的
纪念碑高高耸立
一千多年过去,逡巡的风
仍未灌满他的胸襟

凌云

撑一支长篙
漫溯于田洋湿地深处
水草丰茂 稻浪在金黄
色高清图景里翻滚
风行于水之上,云一哭就
成了雨

万亩田洋外
韦公踱着方步北望长安
故乡是回不去了呀
崖州司马 是贬滴版图上
最遥远的距离

也曾是庙堂之上春风得意
的大唐宰相
也曾于君王之侧往来唱和
与子厚梦得畅饮古今诗酒
而今天涯迢远此生何寄

那就在荒山野岭之上开出
梦想的花
引龙泉水灌溉万亩田洋
于稻花香里说丰年
千年云烟成雨 韦公还行
走在金黄色背景之上
田洋静美 稻浪翻滚

王丹

岩塘水静静流淌啊,
从李唐流到今天
流过草地山岗,泽被琼州
三乡

曾经荒凉腹地,绿浪涌动
曾经贫瘠土壤,已有稻
子香
鸟雀奔走相告新时代的
气象

今日良辰,听草和花儿说
说韦公故事
千年执着坚持,先贤呼号
血汗

子子孙孙,坚如磐石,兴坝
引水,通路筑桥
千年的历史藏匿于片言
文章
岁月的碾子磨砺多少传奇
故事

周选军

一
雅咏山坡南麓里,
宗仁静谧逝仙息。
革新敢正功勋载,
显赫家门世界知。

二
陂塘恰似都江堰,
垒起岩石灌万亩。
百姓丰年心遂意,
韦公业绩忆人间。

苏始

藏不住 是无际叠层的稻浪
流不尽 水利河水曲弯悠长
漫向原野 延伸田陌
与稻苗一次次亲密地接
触 拥抱
已然千年

从二月的青涩到五月的分晓
丰满性感的稻穗
随风 稍有些战栗
跌宕出高音 打破孕育的
沉默

稻浪翻滚 似舞者缠绵的
浸透
欢愉声 远古而来 至今
还在
回荡在韦公田洋的上空
惊动着天上韦公的灵
不改的初衷 只为万顷稻田
他啊 一直透着比愁还沉
的乡音
才落下了万亩的芬芳
馥郁岁月

施虹羽

历史文脉忘了一江碧水
是洗清污浊盛世的净地
奸佞与不二犹如白纸黑字
黑是黑,白是白
时间会记得

亭前石狮无故坚守斗转
星移
“八司马之乱”的一块忠骨
守望着一千二百年的初心
田洋上的黎民依然记得

都江堰太长,太远
盛唐触摸不到大秦的胸怀
乐天的白堤,东坡的苏堤
泽被不了天涯的万顷良田
风化未开,孤悬海外的
岛屿

是盛世庙堂里,官帽上的
坟场

有水的地方,龙一定住过
所以这个叫“龙泉”的田洋
有着一道固若金汤的龙脊
让子民五谷丰登的最好
方式

就是把自己的根,扎进
大地
命运的苦厄,化成万民的
清泉

我挺起脊梁,从韦公堤
走过
不再遗憾五公祠里,少了
一位身披蓑衣的老人。

王云

春天,布谷鸟从这里飞过
与白云一道躬耕水底蓝天
冬眠的绿意苏醒,怒放
千年来,韦公的低吟长诵
仍扑棱着金黄的翅膀飞翔

初夏麻雀叽喳喳载歌载舞
极目随风摇曳的阵阵稻香
摊开田园层层折叠的喜悦
韦公遥远而切近的悠亮
述说的回声恒久悠扬响亮

彭桐

两条溪流,千年不涸
一端同一方向,流向南
渡江

另一端也同一方向,流向
广阔田野
这不是风之力,而是心的
牵引

一茬一茬的禾苗滋生长
一代一代的居民呵呵喂养

溪流成河,河已胜江
它们日夜奔流在大地的
胸膛
用血脉之笔书写了大大的
人字

梦里梦外寻找桃源诗意
每当走近这片如在云端
的田洋

哪怕看到蕉荔摇曳的身影
还是花朵之上蝴蝶展开的
翅影

我都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个
真实的人
和他手底翻腾不息的水响

曾万紫

一朝宰相韦执谊,被贬崖
州司马

从此他乡为故乡,来之
安之

考山间百姓疾苦,引岩塘
泉水

通路筑桥,灌溉良田万亩
架潭成桥,砌坡岸如长虹
水盈为洋,水退为田
从此,羊山成江南
海南“都江堰”,泽泽百姓
一方

韦公田洋,万顷绿浪
涓涓细流汇湿地,岩塘两
陂润物千年

也许,谪居终老崖州是宿
命缘
静卧雅咏村亦可享安眠
盖千秋锤定论,千古传颂
韦公名

张晓云

以一席凉亭的清风
送我闲游
我爱慕这个倔犟的田农
他向荒坡,嗅青植
把住牛叫犁刃的最佳时间
接住春雨的第一桶金
他沿湿地,探清泉
建岩塘亭塘两陂
草满池塘水满陂
流转着千年绿野的呢喃
他是唐宰相韦执谊公
被谪崖州任司马,仅活
七年

竟奇迹般启动了“后代发
动机”
硬是把羊山沙石地的朱
顶红
种出了别样万紫红

椰蓝

万物争荣的季节,所有关
于土地和生命的话题
沉浸于这一片广阔的田洋
涓涓细流汇于陂塘,新旧
双沟灌溉万亩良田

惠泽十里八乡,生生而
不息
饮水思源。唐相韦执谊跋
山涉水南下,择山水而居
忘却家仇国恨,农耕为本
致力于办学和兴修水利
功德犹如南渡江水长流
润泽琼北大地,与日月
同辉

大象无形,唐河如此悠远
我驻足渠上,风吹过稻浪,
旧州岭如印
仿佛听见父辈劳作的身影
炊烟和香火不断,神祇亦
有灵

群鸭戏水,渔舟唱晚
蜿蜒的美味河静静地流淌
明月初升,偶有飞鸿惊起,
和着叮咚泉声
明大儒丘濬祭碑历经数百
年风雨洗礼,如今
远方似乎传来历史的回响



同题诗